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### 第四十四回 辦官報聊籌抵制方 聘洋員隱寓羈縻意

卻說張寶瓚在安慶大學堂旁邊開了一座番菜館，整日價招得些上中下三等人物，前去飲酒作樂，真正是笙歌徹夜，燈火通宵，雖然不及上海四馬路，比那南京、鎮江，卻也不復相讓。張寶瓚借此認識了幾位當道，又結交了幾家富賈豪商，自以為終南快捷方式，即在此小小酒館之中，因此十分高興。那知隔壁就是大學堂，苦了一班學生，被他吵得夜裡不能安睡，日裡不能用功，更有些年紀小的學生，一聽彈唱之聲，便一齊哄出學堂，在這番菜館面前探望。後來被那些學生的父兄曉得了，一齊寫了信來，請學堂裡設法禁止，如果聽其自然，置之不顧，各家只好把學生領回，不准再到堂中肆業，免得學業不成，反致流蕩。堂裡監督得了信，不敢隱瞞，只得稟知藩台，藩台派人查訪明白，曉得是張革牧所為，馬上叫首府傳他前來，面加申飭，叫他即日停止交易，勒令遷移，倘若不遵，立行封禁。

張寶瓚急了，向首府磕了無數的頭，情願回去交代帳房，禁止彈唱，驅逐流娼，只求免其遷移，感恩非淺。首府見他情景可憐。答應替他轉圜，但是以後非但不准彈唱，並且不准擗拳叫鬧，如果不聽，定不容情。張寶瓚只得諾諾連聲，又向首府磕了一個頭，方才出來。果然自此以後，安靜了許多，但是生意遠遜從前，張寶瓚少不得另作打算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此時省城風氣逐漸開通，蒙小學堂除官辦不計外，就是民辦的亦復不少，並且還有人設立了一處藏書樓，幾處閱報會，以為交換智識，輸進文明起見，又有人從上海辦了許多鉛字機器，開了一印書局。又有人亦辦了些鉛字機器，在蕪湖出了一張小小日報，取名叫做《蕪湖日報》，總館在蕪湖，頭一個分館就設在安慶。這個開報館的，曾經在上海多年，曉得這開報館一事很不容易，一向是為中國官場所忌的。況且內地更非上海租界可比，一定有許多掣肘地方，想來想去，沒得法子，只得又拼了一個洋人的股本，同做東家，一月另外給他若干錢，以為出面之費。諸事辦妥，方才開張起來。這館裡請的主筆，有兩個熱誠志士，開報的頭一個月，做了幾篇論說，很有些諷刺官場的話頭，這報傳到省裡，官場上甚覺不便。本來這安徽省城，上自巡撫，下至士庶，是不大曉得看報的，後來官場見報上有罵他的話頭，少不得大家鼓動起來，自從蕪台起，到府縣各官，沒有一個不看報，不但看蕪湖的報，並且連上海的報也看了。先是官場上看見蕪湖報上有指罵黃撫台的話頭，黃撫台生了氣，一定要查辦，一面行文給蕪湖道，叫他查明《蕪湖日報》館東家是誰，主筆是誰，限日稟復，一面又叫首縣提這裡分館的人，問他東家是誰，訪事是誰？分館裡人說，我們只管賣報，別事一概不知，報館是洋人開的，你們問他就是了。

首縣罵他依靠洋勢，目無官長，然而又不敢將他奈何，但是未奉撫台之命，卻又不敢拿他開釋，只得一面將他看管，一面上院請示。等到見了黃撫台，黃撫台已經接到領事的電報，責他不應將蕪湖報分館的人擅行拘押，將來報紙滯銷，生意弄壞，都要官場賠他的。撫台看了這個電報，早已嚇昏了，也不及同首縣談什麼，只吩咐趕快把人放掉再講。首縣回去查訪，何以領事電報來得如此之快，原來這邊才去拿人，他館裡的訪事，早已到電報局打了個電報給東家，東家稟了領事，所以趕著來的。後來蕪湖道查明白了，惟恐電報洩漏消息，特特為為上了一個密稟給黃撫台，把這報館的東家主筆姓名誰，一一查考得清清楚楚。黃撫台看了，因為是洋人開的，歎了一口氣，把電報擱在一邊。第二天司道大院，議及此事，黃撫台除掉歎氣之外，一無別話。當下便有一位洋務局的總辦，也是一道台官，先開口上條陳道：「職道倒有一個法子，不知大帥意下以為如何？」

黃撫台忙問什麼法子？洋務局總辦道：「外國人會開報館罵我們，我們縱然不犯著同他對罵，我們何妨也開一個報館，碰著不平的事，我們自己洗刷洗刷也好。況且省城裡現成成有一家印書局，我們租了來印報亦可。就是化了幾萬銀子，到上海辦些機器鉛字，自己印刷亦可。橫豎候補州縣當中，科甲出身筆底下好的很不少，只要挑選幾位，叫他們做論、改新聞，印出報來，外府州縣一律札派下去，叫他們認銷，大缺二十分，中缺十五分，小缺十分，報費就在他們各人養廉銀子裡歸藩司扣除，這樣報也銷了，經費也充足了，總比他們民辦的來得容易。」黃撫台道：「好雖好，我們報上刻些什麼呢？」洋務局總辦道：「刻的東西盡多著哩。上諭叫電報局裡天天抄送，宮門抄、論折匯存，是由京報房裡寄來，大帥及各衙門出的告示，以及可以宣佈的公文樣樣可刻，一切消息只有比他們民辦的還要靈些。大帥如果要辦，職道下去就擬個章程上來。」黃撫台笑道：「照此看來，你老哥倒是個報館老手。前兩年有過上諭，罵報館的人都是斯文敗類，難為你那兒學來的這套本事？」洋務局總辦把臉一紅道：「職道所說的是官報，與商報決計不同。」黃撫台見他發了急，連忙分辨道：「我們說說笑話，你不要多心。但是，你的辦法雖好，依我兄弟的意思，洋人開報館，我們也開報館，顯而易見，不是同他奪生意，就是同他個意見。現在好容易一波已平，不要因此又生什麼嫌隙？我們還是斟酌斟酌再辦的好。」洋務局總辦只好答應著退了下來。豈知一連幾天，蕪湖報上把個黃撫台罵得更凶，直把他罵急了，寫信給蕪湖道，托他想法子。虧得蕪湖道廣有才情，聲色不動，先把蕪湖日報館的洋東找了來，叫人同他說：「如今我蕪湖道要買他這報館，叫他不用開了。問他要多少錢。」洋人說：「我們有好幾個東家，須得問了眾人，方才奉復。」蕪湖道道：「我曉得的，東家雖有幾個，一切事情現在都歸你出面，只要你答應了就算了。你若是肯作主，答應拿報館轉賣給我，一切股本生財，通統由我照算之外，我另外再送你二萬，未知你意下如何？」洋人一想，報館初開化費大，我們的股本不差也將完了。如今正議籌添股本，也是沒法之事，我何如就此答應了他。一來失去的股本，我都可以收回，二來我又另外二萬進項，三則他說股本生財一概由他承認，他既然要，我們樂得多開些，大家多沾光，他兩個也不無小益。想來想去，有利無害，便即一口應允。蕪湖道問他幾時交割，我這裡好派人來接收，洋東約他三天，蕪湖道喜之不盡，立刻要他簽字為憑，那洋人自然簽了。

洋人回去，找到了主筆、經理，告訴他們說：「你們做了三天不用做了，這報館我已經賣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忙問他賣給那個？他說蕪湖道。眾人道：「這報館，我們是拼股分開的，你要賣也得問問我們眾人願意不願意，你一個人豈可以硬作主的？」洋人發急道：「我賣已賣了，你們既叫我出面，就得由我作主，不然，你們把失掉的本錢一齊還我，我東你西，彼此不管。這兩天館里正因股本盡著失去，大家亦有點不高興做，聽了他說，回心一想，亦都活動了許多。忙問洋人是怎麼賣給蕪湖道的？拿他多少錢？」洋人見他們有點肯的意思了，便將蕪湖道的說話全盤托出，不過把另外送他二萬的話瞞住不題。眾人聽說，非但失去的股本可以全數收回，而且還可沾光不少，也就一齊情願，無甚說得了。只有請來的主筆，聽見這番說話，很發了一回脾氣，說他們不能合群，辦事情也沒有定力，像這樣虎頭蛇尾，將來決計不能成功大事業的。後來幾個股東答應替他開花帳，他的薪水本來是四十塊錢一月，如今特地開為一百塊錢一月，橫豎蕪湖道肯認，也樂得叫這主筆多賺幾文。主筆至此，方才不說甚麼了。館裡幾位股東督率帳房，足足忙了三天三夜，把帳響好，恰巧蕪湖道那邊派來接收的人也到了。這報館，他們開了不到兩個月，總共化了不多幾千銀子，生財一切在內，蕪湖道買他的，恰足足化了五萬六千兩。化了這許多錢，還自以為得意，說道：「若不是我先同洋人說好了，那裡來得如此容易？所謂擒賊擒王，這就是辦事的訣竅。」蕪湖道接收之後，因為是日報，是一天不可以停的，因為一時請不著主筆，便在原先幾位主筆當中，檢了一位性情和順的，仍舊請他一面先做起主筆來，一百塊錢一月的薪水，那個主筆也樂得聯下去做。但是報上宗旨須得改變，非但一句犯上話不敢說，就是稍須刺眼的字也是斟酌斟酌了。在人簷下走，怎敢不低頭？到了此時，也說不得了。

蕪湖道見事辦妥，方才詳細稟告了黃撫台，黃撫台著實誇獎他能辦事。又說本部院久存此想，今該這竟能先意承志，殊屬可嘉。一面拿這話批在稟帖後頭，一面又叫文案上替他擬了十二條章程，隨著批稟發了下去，批明該報主筆不得逾此十二條範圍。又把《蕪湖日報》名字，改為《安徽官報》，又叫把機器鉛字移在省城裡開辦。後來蕪湖道又稟，因為日報不可一日停派，所有移到省城辦理之舉，請俟至年終舉行。黃撫台看了，只得罷休。凡是上海各報有說黃撫台壞話的，黃抗台一定叫文案上替他做了論說，或是做了新聞，無非說他如何勤政，如何愛民，稿子擬好，就送到《安徽官報》館裡去登，以為洗刷抵制地步。齊巧這兩天，

上海有一家報上，追敘他上回聽了南京謠言，嚇得不敢出門，以及後來勉強出門，弄了許多兵勇護著，才敢到學堂裡，又說他每天總要睡到下午才起來，有俾晝作夜，公事廢弛備等語。被他瞧見了，氣的了不得，忙叫文案替他洗刷了一大篇，用官封遞到蕪湖，叫官報館替他即日登出，以示剖白之意。又過了些時，他見各國洋人，一齊請了護照，到安徽省來，不是遊歷傳教，便是察勘礦苗，又有些洋人借著兜攬生意為名，不是勸他安慶城裡裝自來水，便是勸他衙門裡裝電氣燈。他本是以巴結外國人為目的的，無論你什麼人，但是外國人來了，他總是一樣看待，一樣請他吃飯，一樣叫洋務局裡替他招呼，起先洋人還同他客氣，後來摸著他的脾氣了，便同他用強硬手段，很有些要求之事，他答應又不好，不答應又不好，鬧了幾回，把他問急了，有天向司道說道：「人家都說這安徽是小地方，洋人不大起念頭的，為什麼到了我手裡，他們竟其約齊了來找我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司道一齊回稱：「這是大帥柔遠有方，所以遠人聞風而至。」黃撫台皺著眉間說道：「不見得罷。但是你們說是什麼柔遠，這個柔字兄弟著實有點見解。現在國家弱到這步田地，再不同人家柔軟些，請教你從那裡硬出來？總而言之，外國人到底歡喜那樣，我們又不是他肚裡的蛔蟲，怎麼會曉得？既不曉得，自然磕來碰去，賽如同瞎子一樣，怎麼會討好呢？現在要不做瞎子，除非有一個攙瞎子的人，這個攙瞎子的，請教我們中國人那一位有這種本事，能當得來？不瞞諸公說，兄弟昨兒已叫文案上，替兄弟擬好一個折稿，奏明上頭，看那一國來的人多，我們就在那一國的人裡頭挑選一個同我們要好的，聘他做個顧問官，以後辦起交涉來，都一概同他商量。他摸熟外國人的脾氣，那樁好答應，那樁不好答應，等他出口，自然那些外國人沒得批評了。照我這個法子去辦，通天底下一十八省，個個撫台能夠如此，一省請一位，大省分外國人來得多的請兩位。以後還怕有什麼難辦的交涉嗎？」司道聽了，一齊說：「大帥議論極是，真是再亂的良方，外交的上策，但不知這顧問官一年要給他多少薪水？恐怕亦不會少罷？」黃撫台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依我的意思，有了他，洋務局都可以裁的，省了洋務局的糜費，給他一個人做薪水，無論如何總夠的了。」內中有一個候補道插口道：「大帥的議論，誠然寓意深遠，但是各式事情，一齊惟顧問官之言是聽，恐怕大權旁落，大帥自己一點主權沒有，亦非國家之福。」這位候補道，一向沒有得過什麼大差使，本是滿肚皮的牢騷，今番聽了黃撫台之言，忽然激發天良，急憤憤的說了這們兩句話，原是預備碰釘子的，豈知黃撫台聽了，並沒有怪他，但是形色甚是張皇，拖長了喉嚨，低低的說道：「我們中國如今還有什麼主權好講？現在那個地方不是他們外國人的。我這個撫台做得成做不成，只憑他們一句話，他要我走我就不敢不走，我就是賴著不走，他同里頭說了，也總要趕我走的。所以我如今聘請了們做顧問官，他們肯做我的顧問官，還是他拿我當個人，給我面子，倘或你去請教他，他不理你，他也不通知你，竟自己做主乾了，你奈何他，你奈何他？千句話並一句話說，我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只要不像從前那位老中堂，擺在面上被人家罵什麼賣國賊，我就得了。」黃撫台還待說下去，忽然洋務局總辦想起一樁事，回道：「昨兒西門外到了幾個外國遊歷的武官，請請大帥的示，怎麼招待他們？」

黃撫台道：「怎麼不早說？他既是個官，先拿我的帖子去接他一接，約他進城來往，看他怎麼說？你們這些人太拿事看得輕了，昨兒的事昨兒不來說，到了今天才來說，知道他是個什麼官，不要得罪了人家，招人家的怪。」藩台道：「想來出外遊歷的官，位分也不見什麼大的。如果是外國親王或是大臣，別省亦早已有信來知會了。大約官總不大。」黃撫台道：「無論大不大，總是客氣的，我看還是我自己先去拜他一趟好。」藩台道：「無論他的官有多麼大，也只有行客拜坐客，大帥不犯著自己褻尊先去拜他。」黃撫台道：「我辦交涉辦了這許多年，難道這點還不曉得？為的是外國人啊，我們得罪了他，就不是玩的啊！」說著，氣的連鬍子都曉了起來。藩台不敢再往下說，撫台也就端茶送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